

小说组 佳作奖



林秀娥琐事惹烦心 周贵安迁怒伤他人

新加坡国立大学 傅翀

诗曰：

南下海疆聚异邦，三教九流杂各行。
本是暂时栖身处，却使他乡成故乡。
白日劳顿苦难当，夜不成寐窄铺床。
不闻妻小娇声唤，只见牛车拉水忙。

这诗中所表的便是牛车水一处地方。百多年前，华人神州南下，浪迹南洋，远在异地异乡，要互相有个帮衬方好，自然多聚居一处。彼此间肤色相同，言语相通，便是远离故土，也好似亲情浓厚，不致空叹漂泊之苦，屡发乡愁之困。白日苦力劳作，挣口营生，夜间或以大烟解乏，或以牌九为乐，生活平淡苦闷，却也守望相助，尚不忘同乡之情，同籍之亲。年华如水，斗转星移，此处渐渐庙堂频建，商号云集，店铺林立，烟馆戏馆对座，青楼酒楼并排，每每南来华人，也必先于此处报到，方消他乡陌生之感，异地羁旅之忧。道是南洋潮湿

闷热，便是不动还要汗流浹背，冲凉洗澡更是常事。当年取水不比现今方便，不论生活用水还是日常饮水，都只好靠牛车拉水，如此一来，才方有“牛车水”之名。三字虽简单至极，却又厚重至深，娓娓道出此地一段历史，年轻一代不知个中奥妙者甚多。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此处应名“牛车水”，何以洋名却并非牛车拉水之意？此地洋名唤作“中国城”，好似欧美之“唐人街”是也，想来世界各处曰此名号之处成千上万，本有如此新奇之名，何必落得窠臼，步人后尘？看官有所不知，洋名直白易懂全为方便游客，其不过走马观花、猎奇玩珍之流，那有工夫去管他历史上怎生打水？懂华文者颇有心探其究竟，追其源头，方叹其不俗，赏其意深。

如今“牛车水”，“牛”早已不见，放眼望去，各处只见“车水”马龙，又远非当日可比。地铁巴士四通八达，店铺餐馆鳞次栉比，游人旅客熙来攘往，谈笑之声此起彼伏，正是：

看不尽货品琳琅，听不厌老歌回响。

吃不腻肉干飘香，说不完繁华气象。

话说那日正是年关将尽，佳节即至，处处张灯结彩，家家喜气盈门。宝塔街沿面店铺，各色年货一应俱全，叫卖声不绝于耳，前后里外挤满顾客，一条窄街水泄不通。却说其中一人，姓庄，名满财，年五十有八，年轻时在工厂做工，后因伤了腿脚，便被辞退，如今在一间公寓楼下做个保安员。因想儿女媳婿都要过来拜年，家中不好空着，便往牛车水来走走。只说个把小时之后，他双手提着几袋年货，左推右挤，才算到了街口。

正走着，几辆巴士开过。满财见自己要上的巴士是打头的一辆，也顾不得脚疼，急忙赶过来。却说那司机哪里注意得到，只待人一上完，关门就走。满财追到跟前，口里一叠声瞎了眼睛坏了心肝的地骂个不停。不多时又来了一辆，眼前又是一大群人预备上车。满财好容易上去，脚还没站稳，车子就开动了，向前跨了一大步，所幸不曾摔倒，却踏在一个妙龄女郎的亮皮鞋子上，随着姑娘“哎哟”一声，满

财吃了人家重重一记白眼。

车里也是人满为患，过了三十来分钟，到了自家门口，几个人相继下车。满财这边东西太多，略微慢了一些，过道里又站了三五个人，只好侧身蹭出来。再说这司机以为没人了，便把门关了，准备离站。这边满财大声喊道：“等啦！等一下啦！灰末遭及做森末——”话音刚落，那司机便把车停住，门也打开了，等他走出来。这满财心想，只说起先那个司机没长眼不要等他，搭客们又都是你推我挤的自私鬼，那女人凶神恶煞一副臭脸，这司机毛脚鸡一般，急匆匆不知道为何。满财心中这般埋怨，口中难免是些不动听的话，数落起这个司机来，甚至连自己此时的脚疼也算他的过错，又忽然想起平日做保安时那些开名贵小汽车的一个个颐指气使，不屑多说一句的高傲态度，心中更把对他们的怨气也要发出来才罢。他见那个司机黄毛小子一个，不过三十来岁光景，只坐着不说话，还把车停好，便觉是自己得了势，更要倚老卖老多教训两句才肯罢休。这老头儿只顾口中咒骂，没留神一个台阶踩空，身子一斜，跌了一跤，一屁股坐在刚买的年货小吃上，塑料盒子瘪了下去，鸡蛋卷黄梨挞碎了不少，手一撑地，又恰好摸在掉出来油乎乎的肉干包装纸上。周围的乘客给唬了一跳，回过神来，都暗自偷笑。这边满财尴尬地站起来，狼狈地收拾好东西，一拐一拐地走了下去。只见他刚下来，巴士就关上门走了，只留他一个人揉着后腰在那里空骂，身旁是几袋破烂的糕点罐子，样子煞是好笑。

论理说来，司机既然已经把车一停，门一开，便是认了疏忽之过。那乘客嘛，也没吃得甚亏，趁便下了车也便了事。满财不依不饶，定要使司机难堪，却反过来在众人前出丑，这必然该怪他自己迁怒于人。他满口满怀都埋怨别人不够体谅、不够大度、不够宽容，其实自己心中也未必做得到。列位仔细，生活中惹人心烦意乱之事可大可小，大者此处不谈，只说那小者，本身并不值得记挂在心，积郁于胸，倘若不在意，事发之后也是一颗平常心，任由琐事随风散，烦恼伴云飘，便可终日心情舒畅，于人于己都有好处。怕就怕是好多烦心事，纠结

一处，心中不爽，必要找个靶子发泄出来。满财这里也是注定有一劫，幸而不过损些财物，未伤到身家性命；若是一时血气郁结，头脑发热，招惹出人命，落到各自伤心悔恨的境地，回头看必感叹当时之鲁莽暴躁，毁了一世幸福。只道是：

芥豆小事莫挂心，烦恼何必自找寻？

多事不如少一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小子如今不过把这满财一事做个笑耍头回，奉劝看官列位万不可为小事生气，切莫要因他人迁怒。看官如若不信，且再听这一段奇闻，方明白在下所言不错，为那些琐事所扰，难免更困于其中，跳脱不出，不仅劳气伤神，还兴许害了他人性命，便是自家性命，到头来也是难保全的。

话说有位妇人，本家姓林，双名秀娥，二十七八岁上结的婚，只育有一子，如今也近而立年纪。夫婿前些年亡故了，留她一人与小儿子居住。秀娥以前在小学里教书，离退休年龄还有两三年，可偏要提前辞了职，为的就是“退休”听起来太显老了。可她却又闲不住，只好又回去做了代课老师，倒并非图那几个钱，也不是多有爱心，不过是怕闲着，一闲着什么病都来了，看病又得花钱。这样，既有些事做，又是照本宣科的本行，还能赚些外块，此种买卖秀娥还是乐意做的。

这日赶上学校考试，提前放学，秀娥也早早准备好，只待铃声一响，便抬脚走人。正值晌午，艳阳高照，走不多时，便觉饥饿。街角有间西餐馆，门面不大，装修简洁，几桌客人，清幽净雅。秀娥觅了靠窗的座位坐下点了餐。谁知迟迟没上来，秀娥正欲招手叫服务生过来，后面一桌人起身出去，其中一个男的，经过她这里，顿了一下，又转过来，看着秀娥，轻声叫了一声：“林老师！”秀娥不禁也望过来，显然是个旧学生，但却似乎印象不深了。那男人叫朋友在外面等他，走过来跟秀娥这边说了名字，何年何年毕业于，竭尽全力勾勒出旧日的影子。秀娥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她那份地中海风情牛肉通心粉到底

好了没有，哪里有空间分给眼前这个热心的学生，可面子上又过不去，只好笑笑敷衍着。

闲谈两句，不过都是感叹时光飞逝，岁月不再的寒暄客套。可知道，那男人当年上学时学业尚可，只是不善言辞，难于交际，现在时髦词谓“情商偏低”，如今毕业二十余年，却丝毫未改，也不知怎的，只见他问道：“您也要退休了吧？”秀娥本来有些心不在焉，冷不丁听这么一问，登时就有点不自在，只回：“没有。”那男人忙道：“真不得了，三四十年了，您还站在讲台上，明年我小孩也要上学了，一定要让您教，您可不能退休啊，您看您多年轻，哪像六十的人啊！”秀娥听着越来越不动听，就跟他说不让人家在外面等久了，打发他快走，自己也好清静清静，恰真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
说话间食物端上来，秀娥心下一愣：是不是上错了，如何同菜单中的照片相差那许多，立刻把服务生叫来。那服务生是个实习的，生怕被炒了饭碗，确实是毕恭毕敬，使出浑身解数地在旁边解释，说什么照片是为了美观，所以可能与实际的菜品不太一样，又说什么厨师都是大饭店里面下来的，在法国学过烹饪，味道一定有保证。秀娥执意要把菜单拿来对比，这不比还好，一比才发现，根本就是两样东西。这时，另一个服务生端着托盘急匆匆地走过来，跟那个嘀咕了两句，迅速把食物给换了。那服务生见是自己刚才端错了，只是一个劲儿道歉。到了这会儿，秀娥已经搞得没有什么食欲了，勉强吃了几口，又把那白水喝了半杯，就觉得饱了。

买单的时候，秀娥要求把那一块多钱的服务费减掉，理由是：“我前前后后催了多少次，等了这半日才端上来，谁知还错了，冰水空了也没加……”那个服务生见这个过了更年期的女人，深知不好应付，自然好言相劝，软语相慰，绕着圈子说了半天，核心就是那是规定，不能减。那个服务生承认错误的态度太好了，根本没有给秀娥发脾气的空间和机会。秀娥看着他，不禁想起自己那些学生，整日惹是生非，

但是一到承认错误，就好似换了个人似的。好说歹说，最后秀娥还是没成功，按数付了钱，才悻悻地走了出来。

本来一人独自午餐，想讨个清静自在，不成想先是旧学生，后是服务生，弄得自己心里甚是别扭，便到处走走，想前日看报章上说有家商场有促销活动，不如过去看看，也解解烦闷，散散愠怒。一时间，她挑好了衣服，来到柜台结账时，却被告知促销只是对会员有优惠，其他顾客都必须付原价。秀娥见是这话，一来不好意思说都不卖，反倒让那些售货员笑话了去，二来心内本就不快，才想借花钱来换个心情，可转念一想，又舍不得那许多金钱。于是，她单拣了两件便宜的结账，心里抱怨不停，嘴里却故意只说其余的那些并不甚合身，便都丢与那收银员。

出来的时候，外面竟已是灰蒙蒙一片，浓云未散，暴雨倾盆，有诗为证：

大珠小珠落凡间，千线万线连成片。

莫道对街影模糊，便是跟前也不见。

秀娥没带伞，不能走去地铁站，只好去等德士。你说这妇人，一把伞能几个钱，倘若去买来，不过湿些鞋袜，其余万事皆无。她此日错就错跑去搭德士，这倒是后话，真真应了那句老话：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只说那排队等德士的人少说也有二十来个，秀娥记起，晚上儿子的女朋友要来家吃饭，虽然两三个月后也就要娶过来了，算不得外人，但好歹也该回去准备准备，就打电话召了一辆。她若是同别人一般，耐心等会儿也便罢了，千不该万不该叫这辆车来。

挂上电话，秀娥猛然发现自己买的衣服不见了，想来一定是忘在了柜台上，便返身去取。要上四层，为了节省时间，秀娥不搭电动扶梯，只径直往电梯这边来。她才走进去，那电梯却降到地下车场去了，上来一群人，把她挤在最里面。之后，那电梯每层都停，秀娥这边一个劲儿地捶胸顿足，心中嘴上都不耐烦起来。到了柜台，发现人家没有衣服，这才发觉恐怕是落在洗手间了。可她又偏想不起，自己刚才

去的是三楼还是二楼的洗手间，只好一个一个看。谁知两处全无，她急得问洗手间的清洁工可否见到如此如此一个纸袋，那工人并非本地人，华语英语都不怎么灵光，说起话来慢慢吞吞，口齿又不清楚，好容易弄明白，告诉秀娥东西交到一楼的咨询台了。秀娥也顾不上说谢谢，只低声骂这人头脑坏掉了，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也至于交到咨询台。等她从一楼工作人员那里顺利取回了自己的东西，才想起刚才叫的德士应该早就来了，折腾了这半日，料人家也早等不及走了。秀娥边走边拿出手机来，发现两个不知名的未接来电，打过去，却没人接。走到德士站，她叫的那辆哪里还有踪影，见排队的人少了许多，只好就站在队尾等起来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有个德士司机姓周名贵安，祖籍福建潮州，如今五十有八，太太是家庭主妇，女儿待业在家，儿子还在读职业学校，全家都指他一人挣口干粮钱养家。这日赶上早班出车，早高峰一过，生意就不怎么样了，空驶了半日，载了两三个短程的，赚不上什么钱。贵安到路边咖啡店里，胡乱吃了碟炒米粉，心内抱怨摊主最近换的厨子，炒得干得很，分量又不足，又叫了杯咖啡乌，提提神；碰见那班相熟的司机，几人不免闲扯上几句，无非是芽龙街哪条巷子里的泰国妹笑起来可人，或是谁最近勾搭上了一个中国女人。午后空气燥热，使贵安瞬间的兴奋又化成烦闷，坐进那狭小的驾驶位子，他隆起的肚腩几乎要顶到方向盘了。他一边盘算着放工后去芽笼那边耍耍，一边又踩上油门上路了。

过了几条街，来到牛车水一带，正是晌午时分，三五店铺门可罗雀，七八老人歌觉下棋，并无甚生意可做。猛然间，贵安只望见老远路边两个年轻女人站着，像是要拦车的模样。他顿时来了精神，那双眼睛不由地直勾勾地往前瞧着，只见那二人：

杏眼重墨画，樱唇丹红擦。浓妆三分容，艳抹七分花。坠悠悠，耳佩双珠环；明晃晃，颈挂银项链；挺突突，胸裹紧身衣；高翘翘，臀绷牛仔蓝。镂空纱衣，或为廉价裁作；名牌手包，恐是低档摊货。

头发黄褐几缕，百般盘缀脑后；脸庞痘子数颗，千层傅粉遮羞。语出声若房檐漏水，滴答有音；步行身似蛛网初残，摇曳无定。勾人魂魄，迷人情种，天上不见有，地上应无双。白日一副娇困态，入夜方是挣钱时。不在青楼窗内坐，定是酒店常宿客。

贵安看见这两位妙龄，又想起家中那位上了年纪的，全然无甚趣味可谈，不免心里窃喜，恨不得把那两张小脸掬过来，掐上一把。贵安只琢磨停靠路边，两位姑娘便可上车，那衣襟之内定有一股香气，这下午也可沉醉其中，聊以解闷儿。谁知，偏这时路旁一座写字楼里冲出一个青年，把他的车拦下了，一面转身迭声叫他两个同事快些。这贵安不禁皱了眉，心中不由对这青年有些怨恨，仿佛是因为他错失一次良机。

贵安有些恼，但也不吱声，听那青年说了目的地，并不十分远，心中更有些不快，油门故意给得大些，惹他们不禁叫出声来，那青年抱怨两声，贵安假装听不到，暗自得意。路上，那青年接了一通电话，英文叽里呱啦讲了半日，才挂断便和朋友聊上了，大致上是说另个朋友结婚工作的事情，贵安全无心思去听，只觉其聒噪甚烦。

那青年道：“是，他早就从英国回来了，有两年了吧？……就是他咯，刚打电话给我……他在英国读完博士咯，每年学费就很贵嘞！要几十千喔！……没有啦，他不喜欢洋人女孩子的，他要回来结婚的……他现在一个月薪水有八九千哪，我觉得很好了嘞，我们那些同学嚯，没有几个可以这样诶……没有，他不满意的，每次出去吃饭，见到他，都跟我们抱怨他老板偏心呐……他想换工作喏，说八九千算什么，根本不够生活……”

这青年一来一递正跟朋友聊着，谁知贵安听他才刚提到薪水，便留心听了两句，又见说到这里，便冷不丁插话道：“每个月钻一万块，还嫌扫啊！”青年听见，只是一愣，没有理他，依然闲聊，一个同事只关心那人有了女朋友没有，直说要把他介绍给自己妹妹。谁知，贵安半自言自语地接着说道：“年轻人哦，真是不兹好歹，没大没小，

那么多钱还要怎末样！”那青年怕贵安是误会了，忙回道：“安寇，不是我们呐，是我那个朋友嫌不够呢！”

原来贵安本就为没能跟那两位天仙般的美人弄个一面之缘，对眼前这仨人有些积怒在心，好端端一桩美事被他们给扰了；又听他们说起薪水，正好戳到痛处，想着每天如此，家里三四口人要养，便是偶尔得闲去了茅笼，也不能阔阔绰绰地潇洒一把，更想到女儿把之前的工作辞了，就再没出去找过事做，交往了两三年的男友也分手了，眼看三十的人了，还得靠自己一个人养活，多说她一句还惹不高兴；儿子读书三天打渔两天晒网，从小一就开始请家教，后来一来发现真不是那块料，二来也没有那么些钱去糟蹋，现在上了技术学校，学个电工，好歹是门手艺，可回到家就只会张嘴要钱，周末连个人影也看不见，家里的事情指望不上他。如此一路想着，贵安不由地有些愠怒，平白地养了这两个闲人，可这都是自己的子女，气愤也是无用，还是得穿衣吃饭样样照顾到，又思想到自己越发老了，一到阴天就腿脚发麻，可还要出来挣这份辛苦钱，能做到哪一日也还没一定呢，这一辈子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去了大半，想着想着难免悲从中来，暗暗感叹爱怜起自己来了。对子女的无奈，对自己的懊悔，对生命的悲哀，对工作的不满，一股脑儿地全涌在脑海里，翻来覆去地搅个不停。又听闻这青年们说起那些话来，胸中更是仿佛是有诸多不快，平日无法发作，只好借此时通通发泄出来。

贵安哪里管他到底是哪个嫌钱不够，只是自顾自地说道：“你们年纪轻轻，以为钱很容易钻来嚅，我每天灰——末辛苦，一个月连三千都不到！你们年轻人，坐在冷气房里面，森——末都不做，还要拿多扫钱！很不错的喔！在灰里，没有钱四不可以活啦，森末都要钱哪，可你缩缩看哦，一万块一个月，还不够用咩？你们吃喝玩乐要花掉多少钱！我吃盘米粉才两块钱哦！谁要你们天天去入爱斯乳盎里面刺，还要还什么税啦，瑟维斯插之啦！有钱就可以浪费嚅？你们有了工作还不好好做，挑三拣四做森末，丢了工作好澡咩？灰样大了，在家里

面呆住，要你父母养你啊，不觉得丢人么？你们又不要养家，周末礼拜还不是去看戏呀，去克拉码头那边玩耍啦！一场戏就要十块钱哪！有钱在家看电视好了喔！手机不就是打电话用吗？用那么高级的有森未用！几百块，千多块哩，买了又不爱惜，掉了又要重新买，你们以为钱也是天上掉下来的哦……”

那青年起先以为贵安不过自己发发牢骚，并不怎么理会，又想这老货恐是上了年纪，有些不满说说也就算了，谁知听他牵三带四连五挂六说上了这许多不相干的话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把自己排揎了一顿，心中自然有点不快。这青年自小家里被父母顺着宠着惯了，如今工作了几日，才学乖了些；可一听见贵安这一篇抱怨，觉得那句句都是在说自己，一来不是父母，二来不是上司，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，这样教训自己，怎肯就此忍气吞声，立刻收起笑容，正声对贵安说：“我们这里自己聊天，跟你没关系，请你不要说话。”

“跟我没关系？你们坐在我车里面哪，怎么没关系！”贵安丝毫没有示弱的意思，“在我自己车里面，不可以说话咩！不可以说话咩！”说着，他手在方向盘上敲打两下。

那两个同事，看这老人急了，怕发生危险，忙帮着打圆场，劝他好好开车，不要生气，又劝青年少说两句。贵安心想，自己不过抱怨两句，又没指名道姓，那青年竟这般无礼，真是不可理喻，见后座的人不停劝慰，更觉是自己得了势，偏要倚老卖老一番。不瞒列位，老人与青年一起说话，恐有说不到一块儿去的时候，双方让一步，年小的少说一句，是尊老，年长的少说一句，是爱幼，最怕就是这种年小的气盛，年长的凌人。且说此时，贵安低声道：“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嚣张，两句话都听不得。”

那青年哪里听得这话，登时直叫贵安把车停下来，几个同事见劝他不住，只好转过来央求贵安停在路边，免得出事。车子还未停稳，那青年就打开车门，箭步跳了下来，手撑着车门，翻过身对贵安大声说：“看你年纪大，不要跟你吵，谁知你还得寸进尺，我们自己说话，

说什么东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，你赚不到钱，拿我们出的什么气！说我们嚣张，谁让你做出个嚣张的榜样来给我们学的！”几句话说得贵安心火上扬，肝气聚结，面庞通赤，青筋暴突，满嘴里爆出许多潮州粗话来。两位同事万没想到最后会弄到这样，赶忙掏出钱来，塞给这司机，一面匆忙下车，一面央他快走。那青年大力甩上车门，嘴里依然抱怨着，与同事三人扬长而去，周围早聚了几个好事的闲人，见双方不过拌了两句嘴，没有大打出手，方才悻悻散去，不提。且说贵安这里依然气血在胸，手里攥着钱，倒是比车费多出几块，本该高兴，可被这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如此气了一顿，哪里能平静下来，只把车子停在路边，坐在那里抽支烟，消消怒气。

待到贵安又上路时，天色已经变了，但见西北方乌云遮天，黑压压的一片盖将过来，片刻之后，又一阵狂风，吹卷着雨点飘落下来，越下越大。未行多远，公司总台发来一条信息，在某个购物中心外面有人召计程车，贵安正愁没有生意，又看这地点不过距此三五分钟路程，立刻点了屏幕，径直开去那里接客。可这雨来势太猛，司机都小心翼翼，路上难免慢了些，贵安心下就思量那叫车的人可别等不及先走了，害得自己白跑一遭，又转念道，那人若一时能拦到车，恐怕也不至于打电话，兴许还在那里苦等，我这里也无需多想，快快赶过去便是了。谁知，到了那边，却四下里找不到叫车的人，贵安心说不过才晚了两三分钟，这人难道已经走了不成，又连忙按照提供的电话打了两通，谁知都没人接听，他心里早猜着八九，不禁咒骂道：果然被骗了，紧赶慢赶过来，那人估计竟已上别人的车子走了，怪不得不听电话，这些个下午逛商店的悠闲太太们，只顾自己方便畅快，害得自己白忙一场。

贵安心里只是不满，却又无处发作，一面想着，一面又把车开到路上，沿小路开了三四条巷口，只见路边一对母女等车，上车一问，她们要去的正是刚才那家商场。本来也只有两三站地的路程，并不很远，不过因为下着雨，不太方便，所以两人才决定搭德士过去。贵安

见又是短程，心里本有些不快，但见二人已然在车里坐定，何况要是不拉她们这路上估计也再难碰到什么人，好歹挣上几块钱吧。听二人对话，原来那女儿是带老母亲去那购物中心楼上的私人诊所看病的，贵安从后视镜里望见那二人一种温情，不由又感怜起自身来，俗话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，想自己养了两个子女，却都是赔钱的买卖，败家的货色；想到此，竟又把午后那几个青年的面孔闪过脑海，一个个乳臭未干，却又一派傲世凌人的姿态，心内不免又忿忿的。贵安把二人送到，见还有不少人排队，便顺势进去那条德士车道，准备载客，只见一个妇人开车门上来，急匆匆地说要去盛港大牌几号几号，脸上似有些不快之意。贵安听说，也并不搭话，开上车子就上路了。

说话的，你道这上车的妇人是谁？不偏不倚，恰恰就是那林秀娥，排队等了许久，才等到了一辆车。谁人想到，她起先叫的车便是这辆，却偏偏给错过了，可转了一圈，最后还是搭上同一辆德士。正是：

命中有时总须有，命中无时莫强求。

只说秀娥这前后也等了将近半个钟头了，那雨早已变小了些，本不想搭德士了，可既然已经站在队伍里，一来不方便挪移出来，二来等了这半天又不坐了，岂不是白浪费时间，三来又免得惹那些排队的人的白眼和笑话。坐在车里，她又把才买的那两件衣服拿出来看着，顿时觉得其中一件的颜色没挑好，又没有折扣，并不值得买，心里就别扭起来。妇人之辈，买东西前觉得千好万好，一旦付了钱，便总觉得还是不满意，这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只说秀娥又想起今日买东西不过是为了散散心，都是中午吃饭时候那两档子事情，害的自己心情全无，不然也不会跑到商场里来，恐怕早就回家准备晚餐了；要是不买东西，就不会遇上大雨，也不会叫德士了，搭地铁巴士回家最多也就两三块钱，这次搭了德士，又是雨天，到家估计也要十来块钱了，衣服没有买到中意的，钱又不便宜，还要白白花车钱，又神不知地想起午餐时的几块服务费也没免掉，秀娥总觉得自己这一下午是吃了大亏了。本来没甚关联的鸡毛小事，合该倒霉，偏都凑在一起，倘是明白事理的，

恐未必挂在心上，也怪这妇人牛性，偏无端地把这些琐事搅在一起，想来自然是恼人。

走了一程，雨渐小了，可一路上红灯不断，跑跑停停，眼看过了二十来分钟，还未到家，秀娥看见前面那个报价器，数字变一下，她的心就跟着跳一下，心里很是心疼。她不觉抱怨那司机为何事先也不问一下，怎么就走这条路，速度慢，红灯又多，分明是浪费时间浪费钱，自然这后半句话不曾说出口来。贵安本想搭话，却一想不过妇人之流，爱发些无用牢骚，最后还是要按计价器付钱，没有必要争执，况且他也不想因为搭腔又搭出一肚子不高兴来。谁知这妇人心里本来被那乱七八糟的事情惹得有些烦躁，又见这次德士费钱不说，还耽误了不少时间，早有些不悦起来，觉得这司机简直是存心绕远路，害自己倒霉吃亏，暗暗决定等下也不跟他示弱，让他也尝尝苦头。说话的，你道这贵安确实是个黑心的不是？倒也不是，他自然是走他最熟悉的那条路去。既然乘客有自己的打算，就该上车跟司机说好，没有事后又数落人的道理。其实这两条路距离也差不许多，不过这次恰巧赶上红灯多，又不是自己想的那条路，这妇人当然就会埋怨司机人坏了。

说话间到了秀娥家楼下，雨已经住了，她看见车费是十二三块，拿出十块钱递与贵安就要下车。贵安哪里肯让，秀娥就理直气壮指他绕远路了，以往她回来再超不过十块的，死活不肯多给那两块七角钱。两个都是心中负气的人，断不肯让步，嘴里的话都不怎么动听起来。正争执间，后面又驶来一辆德士，等了半日，见前车还不肯走，就鸣笛让贵安移开。贵安朝后望了一眼，秀娥插空，抓准时机立刻开门下车，一路小跑上了楼，哪管贵安在后面“他娘的”骂个不停。秀娥见少给了三块钱，心下不由地觉得平衡了许多，那衣服的颜色也顿时感到好看了不少，上楼准备晚餐，正是：

鲤鱼脱罢金钩去，摇头摆尾再不回。

占得便宜心自喜，岂知祸来命唏嘘。

这边贵安在车里坐着，骂了一通，又转身骂那后车的司机。那人

隐约见了刚才情景，料是有些争吵，早已放了客人，倒车出去了，留下贵安一个人在那里谩骂不停。碰到这种不讲道理的妇人，贵安并不是头一遭，但也只能自认倒霉，总不能丢了车子去追那两块钱。他定了定神，又开车出来，扭开电台，主持人正在介绍去日本和韩国旅游配套的信息，还有大明星随行，他听了几下，就关上了，心说这种东西跟他的生活离得太他娘的远了。

贵安沿着大街又转了一会儿，偶尔一两个等车人，可是方向都不大合适，也只能作罢。眼看要到换班的时间了，他就开着车子往那边开着，好容易拉到一个顺路的，好歹能将就着赚上几块钱。他一面开车，一面心下寻思道：短程的不过三五块钱，拉上十一二个才将将够还这半日的车分钱，汽油平摊下来这一天也要算五六块，家里的晚上饭又得十来块，烟嘛还要两三天一盒——酒不喝了，可烟却戒不掉，都是费钱的买卖——就算挣了一百块钱，真正能自己潇洒潇洒地也其实少的可怜。他自叹这一天从早上到现在，钱未必赚了多少钱，气却生了许多，又觉得胸口阵阵闷气，肋间隐隐作痛，不晓得可是又勾起了往日的旧疾来了。且说正当他路过一个巷口，旁边一家邻里购物中心，顾客往来穿梭其前，一辆车子恰好从地下车库转弯驶到主路上来，那车身又宽又大，贵安心里本来胡乱想着，又要躲避行人，打了个哈欠，一个没留神，闪避不及，口中粗话还未及骂出来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身子随之一震，车头已经顶了上去，只见那车侧面瘪进去一块。贵安心下叫苦连连，心说如何今日这般晦气，莫说今日的辛苦钱，就是明后两天的也怕是全要白费了。那被撞的车子自也停住了，驾车的男人慌忙下来看个究竟。

这男子看见那凹陷进去的一块，虽并不很深，但也足够明显，哪有不心疼的，况且还是辆八九成新的马赛地：下午提早从公司出来，接上女朋友，这才喝了杯咖啡出来，断没想到竟然给撞了，心里登时又急又气，却一时有点乱了阵脚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
没等那男人说话，贵安先赶着走过来，看了一眼，又关切地摸了

摸，故作轻松说道：“索锐索锐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还好不是很严重嘛，还好还好，保险公司可以负责修的啦。”贵安是不怎么愿意提付钱修车的事情，看到是开好车的，自然知道定是上了保险的。他心里自忖：开德士的能有几个钱，自家糊口还紧巴巴的，一般车主心里也都明白得很，恐怕也是知道跟自己讨不出什么钱来，没必要费口舌。

谁知，贵安却打错了算盘，原来这车本不是这男人的，却是他一个从小长大的旧同学的，如今那人做生意颇有些春风得意，半年前把以前的那辆马自达卖了，换了辆马赛地，这几日人家正好出国去了。朋友知他本是谨小慎微的人，二十来年的交情也不算浅了，所以才肯借车给他，一来每日上班有个脚力，二来跟女朋友出去也气派些。

再说这男子，洋名换做“托尼”，今将而立之年，在一家电子公司做个小职员，生活上除了补贴家用，也基本是自食其力。可自小家里依靠父母惯了，那些困难事情都不由他插手说话，使得如今遇到什么风雨颠簸，便好似顿时失了方向，犹豫不决，不知如何。这男人，嘴里口声声抱怨贵安为什么不看路，这路上并没有什么车，怎么还会撞上，太不应该了，颠来倒去说了半天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一面说，心里一面想：这车朋友固然是买了保险的，如此一来也还不至于太糟，不过虚张声势吓唬吓唬就好了；可又一想，自己不过借人家的车开，出了事故，理应是自己趁早解决的好，倘若修好了，跟朋友那里也可免去说这一层，可这钱却不知从何而出；后又想自己也没甚责任，都是那德士顶上来的缘故，就算该掏钱嘛，也该那个老司机付了全部才是正经，自己是不该出的；没有明明他闯出祸来，倒要让自己擦屁股的道理；跟他说这不是自己的车，所以不能用保险，逼他给些钱，倒是可以，可是又太丢脸面，还是算了，反倒被这人取笑了去；可朋友那边又不好交代，朋友应该不会管到底是谁花钱来修，所以要是老东西不管，自己也逃不了干系，得接这个烂摊子……只说他脑子里想来想去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这样也不成那样也不好，终也拿不定个主

意。看官听说，这出了事情，那占理的一方必要早早拿个主意，说一是一，提出条件，如此一拖，被那理亏的说上一大通，占了上风，自己倒好似做错了什么似的。

那女人在车里坐了半日，却没有出来的意思，正漫不经心地对着镜子拨弄自己的指甲，偶尔扭过头看看车窗外男人与贵安，然后继续欣赏自己那双粉嫩的手。这男人看自己女人也不出来为自己说句话，反倒若无其事一般，心里暗暗有些不满，但又不好发作，口里只好骂贵安眼睛不好使，放着宽阔马路不走，偏偏撞到自己的车。

贵安好话说尽，可这男人还是婆婆妈妈，不依不饶，心里就也有些不爽。他见这人开着几十万的车，还要使他赔千多块的修车费，那里肯依，虽说心里暗暗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但真要掏出那点辛苦卖命挣来的钱给人修车，却还是百般不忍，不由把中午那三个黄毛小子又想起来，跟眼前这个不过都是相仿佛的年纪，那嚣张气势更如出一辙，只顾自己满意舒坦，完全不管别人，兴许一个月挣得有自己两个月多，还在乎这一些小钱。下午雨天去载客人，却又不知被哪个给骗了一通，害得在雨里白跑一趟，惹一肚子闷气。才刚那妇人更是欺人太甚，蛮不讲理，要不是因为载上她，也不会跑到盛港这边来，也就不可能在这里遇上这档子事情。现在刚载上一个客人，又偏偏把车子撞了。如此想着，贵安就觉得自己晦气得很，很是愤恨那妇人，短了金钱不说，还要让自己要赔钱了。约着五点钟换班，现在离那里还有老远，只剩十来分钟，无论如何也赶不过去了，都是这妇人不对，是自己绊在这里，走也走不开。正想着，后面已经积了不少车辆，本来就将近下班的时间，路面上车子渐渐多起来，贵安他们二人的车子又堵在购物中心门口的街头，南来北往的行人和车子无不绕路。贵安见后面司机一个个都一张张臭脸似的，周围又围了些路人，也知道确实是自己理亏，可就是不愿出钱，裂开大嘴夹杂着粗话对那男人喊道：“要钱就没有，要命嘛，就还有几年。”说着就往自己德士里面走。

托尼见这老人也不讲道理，就上去拉他，贵安是心急之人，本已

强忍怒气，见那男人一步步紧逼，恨不得要发作。只见他顺势猛地甩手摆开托尼，却刚好挥在其脸上，把一副眼镜给打掉在地上。男人忙着去捡眼镜，贵安趁机坐了回去，关上门就要倒车走人。外边这托尼那里肯放他走，大力拍窗户，嘴里大骂大叫个不停，见贵安里面完全不理，心中只求让他下车，再把事情说说，谈妥个价钱就好，于是他跑到贵安车子前面，双手伸开站住，示意让他停车下来。且说那车上的顾客刚才看到出了事情，早就溜了，只有那个计程器还在运行中。贵安见这最后一个生意也彻底没戏了，心中哪有不气的。再加上一天里面那些惹他气愤的人事，顿又觉得气血上升，好似水遇狂风浪掀波涛，又如火浇热油焰腾长空。正是：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他踏上一脚油门，车子竟直冲冲朝那男人撞过去，只听“啊”了一声，那人应声倒地，头准准砸在了下来，周围的人无不惊慌大叫。那车中的女人看到此幕，急忙跳了出来，见托尼双眼闭着，鲜血从脑后流出，只道是不好了，双手抱起他来，左右摇晃两下，口中叫着名字，也不见有甚反应，那女人的泪水哗啦哗啦流了下来。托尼不过文员一般的人物，头脑简单，体格单薄，那负气之人岂有跟他硬碰之理，见无了断，记了那人面貌与车牌，日后再去追索，也并非难事，可却偏偏做出大冒险的事情，也是不该。几分钟前一个活生生的男人，这时却躺在道路正中，昏迷不醒，你道他这伤的如何，恰是：

身如五鼓衔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。

贵安见大事不好，虽说知道闯了祸，但头脑一时发热，也不下车查看，驱车便夺路那边去了。那女人没经历过事情的，已经慌了主意，只是哭号不停。多亏周围几位中年人，及时记住车牌和款式颜色，后来报了案，警方才得以找到贵安，这倒是后话了。且说托尼这边情况紧急，千呼万唤唤不回，呼天抢地全不灵，一时间道路上水泄不通，早有人叫了救伤车来，几个人把他抬进车上，就往附近的医院赶去。医生忙着抢救，这女人跟着过去，只在一旁幽幽抽泣。院方已经通知了托尼家里，因为情况危急，可又不能说太多，只说“有些严重”，

他母亲电话里听了，就有些受不住，放下手里东西就往医院赶，不一时，已经到了，那女朋友马上迎上去，一同坐在急救室外面。

列位，您猜这托尼的母亲是谁，不瞒您说，正是那林秀娥。她一人在家准备晚餐，左等右等不见人回来，打了儿子手机又没有人接听，冷不丁接到医院的电话，脑海里出现了各种画面，顾不得许多，连衣服也未换，锁上门就出来了。听儿子女朋友也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不免把她埋怨了一顿，对她说：“这都要结婚的人了，怎么一点儿不会照顾人，我把儿子交给你手里，能放心哦？”那女人不会作答，只是哭。正说话间，见儿子被推了出来，医生的意思是目前的还是没有完全脱离危险，处于深度昏迷，不过情况还算稳定。看到儿子闭着双眼，不省人事，腿还骨折了，秀娥心里真是五内俱焚，嘴里口口声声求医生想想办法。自此，一连两三日秀娥都在病床前守着儿子，寸步不敢离开，只这一个儿子，秀娥是再没亲近可靠之人了。眼看希望渺茫，医生心里很是明白，只是不说破而已，都劝秀娥家去休息，再过来不迟，可她哪里肯就去，生怕儿子醒过来后自己不在跟前。

只说过了几日，秀娥茶不思饭不想，夜里又不敢睡沉，人瘦了不少，还算黑的头发几夜间全白了，眼睛塌下去，越显得无神，快六十的人如何经得起这般折磨。托尼的情况前两天稍好了些，却又是一路坏下去，不出半个月人就没了。秀娥旧日里心脏本就不好，这日听说，两眼一翻，双腿一软，登时倒了过去。医生抢救几次，总算挽回了性命，可从此一蹶不振，歇了几日回到家里便摆上了儿子的灵位，此后每每看了都是哭晕过去，不上一年，又添了几样别的病症，三五年后，也便寿终正寝了。正是：

浓霜只打无根草，祸来只奔福轻人。

且说那贵安，被警察揪出来，倒却不否认自己撞人，只是觉得那人当时并未死亡，给自己判得重了，况且家里老小还要照顾。一时间，各大报章争相报道，有说这司机毫无良心的，有说这家人也着实可怜

的，不一而足。最后，贵安自然丢了差事，银铛入狱。妻小一家叫苦不迭。

这两人都是遇上些不顺心的小事，当时赌气也就罢了，过后本可小事化无，万事俱休。谁知这命中合该出事，偏使二人相遇，逃脱不开。秀娥只顾派遣自己气恼，就要使别人受损，实在不该，最终也白搭上儿子和自己性命；贵安每日遇人遇事无数，原本都是些平常事情，看开些，也可少很多烦恼，就算出了事故，好言商量总归可以解决。列位听说，因些小事迁怒他人可是万万要不得的，倘这两位是明白这道理的，也不会有小子今日这段奇闻了，正是：

负气人遇负气人，烦心事惹烦心事。

只恨世人欠公平，不道恼怒自找寻。

小事过去休要管，莫使闲气害人寰。

劝君休要迁怒气，伤身毁誉命多惨。

评语：

描写市井小民的生活状态，语言生动，入木三分。

-----张森林